

鹅湖书院的那场双雄会

徐 剑



河东一二三事

吕 新

河东大地历史深远，文气氤氲，随便一棵树，随便一块石头，随便一处什么地方，很可能就有着上千年乃至更久远的经历与见证，这样的地方，在意义上等同于大自然的千山万水，神奇造化，使每一个后来者，都尽显渺小与短促。渺小与短促不是来自某种指认或者强加与妄加，而是来自自身的体察与觉悟，明白人生倏忽一瞬也绝非某种错觉。

在这里还常有接通远古的梦幻时刻。

这片黄河三角洲的沃野，无论大河以南的豫省，隔河西望的秦地，还是河东这边的千里平畴；无论是隐入九天音讯久远的神话传说，还是根植于大地的人文历史，都浓厚得常给人一种流不动的感觉。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会同时汇聚了如此多的远古圣贤，单是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便足以使得这一片高山平地大河沃野光焰万丈了。

在这样的地方，一个人即使走累了，走得太汗淋漓，精疲力竭，也不可随便到处乱坐，因为只怕一不小心就会坐到某位先贤从高山之巅垂下来的手上、脚上，一不小心就会坐到某一段历史的断崖处，甚至直接坐在别人每日食用的盐上，当然也有可能你直接坐上一把幻化为石头模样的剑上，直接坐上一片凝固了三千年的血上。

我个人的感受，“运城”这两个字，看上去就很热，每次看见，都如同置身于盛夏七月，烈日炎炎，熏风南来，同时还会引申出一种纷扰繁忙的印象。而“河东”就凉快多了，虽然它们都共同指向同一个地方，同一片区域——大河以东这片富庶平原，锄禾采莲，波浪滚滚，一派典型的河东景象。

永济的一座木楼——鹤雀楼，因为一首诗，一首只有四句的诗而闻名千年，并非因那一群叫麻雀的鸟，不过它们也因此永远地留在了历史之中，千年以来一直在飞翔，蹲伏其上。

鹤雀们，鸽子们，应该还有乌鸦喜鹊们，或许还有少数胆大一些的麻雀，最早出现在这个木楼上，仅仅只是为了栖息一下，休整一会儿，上千年过去了，其实至今也仍然还是最初那同一个目的。一路高飞，飞累了，一抬头便发现了高出地面好几丈的这个楼阁，有檐有角，拔地而起，一个最安全最清静最无人惊扰的理想之地，附近有田野，有粮食可果腹，还有水可饮用，可对镜自揽，顾影自怜，还可临水飞翔。鹤雀们，鸽子们，乌鸦喜鹊们，麻雀们，它们会认为这是专门为它们修筑搭建的一个临时家园么，它们不说，也没人知道。年纪大的可能不会相信这是专门给它们盖的，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用一只脚思考一下，用一个翅膀随便想一想，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许只有那些自出生以来从没受过什么挫折和打击的小鸟们，才会觉得这个高高在上的台子很可能就是为了它们才存在的。不然呢，它独自矗立在这里干什么，里面没有炊烟，没有乱七八糟的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没有人寝住，没有人烟熏火燎地煮粥、炒菜、蒸馒头，没有男人醉醺醺地饮酒、呐喊，没有女人孩子吵闹，那就只能是给它们准备的，那当然就是专门给它们准备的，它们飞累了，飞不动了，就上去歇一会儿，坐一会儿，除此之外，难道还会有别的原因么，没有了，一定没有了，这就是它们的一个港湾甚至家园。

某一天，从远处匆匆地来了一个人，又匆匆地奔那个楼上了，上去溜了一圈，后来就又下来了。叫什么名字，叫王之涣么？回答说不是。

又一天，一个人悠闲地走来，独自上了鹤雀楼，也是上去溜了一圈，然后就下来了。

这个人叫王之涣，这个人才是王之涣。如果王之涣没有来过永济，鹤雀楼就只是一个寂寞的木楼；如果王之涣来过，却像众人一样，只是上去白白地溜了一圈，下来以后一个字也没写，鹤雀楼仍然什么也不是，没有几个人会知道，可能只有本地某些人知道城南有那么一个木楼阁，周边其他县的人也未必知道。

日有所见，夜有所思，王之涣在窗前徘徊，觉得似乎入睡前应该写下点什么。是的，必须写下点什么。不必多长，几句足以。

鹤雀楼如此，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莫不如此。

它们能够成为千年绝唱，无不是因诗或因文，而非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事物。

今天的人更注重各种实用价值，诗有什么用，很多人认为没用。然而，除去自然形成的众多湖泊，大地上还有很多人工修筑的水库，有的水域面积之大，远超西湖，令人望洋兴叹。为什么那么广阔清澈的水面却寂寂无名，只是一片寂寞的野水？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它们统统与诗无关，与史无关，与文无关。苏小小没有去过，岳飞没有去过，白居易没有去过，苏东坡没有去过，更多纸上遗墨壁上挥毫的其他人也没有去过……去得最多的是水鸟、野鸭，早些年可能连水鸟野鸭也没有。这些年最常见的一些带着马扎或躺椅的垂钓者，还有一些露营者，手机伸进水里，帐篷扎在草地上，人或打盹，或低头盯着手机，从后面看，一个标准的聚精会神的阅读者甚至思想者的形象跃然水边。

解州常平村里的少年关羽，捧读《春秋》的青年云长，端着河东的碗，吃着晋南味道的饭，那时的他可曾想到过自己日后被封神？



九龄兄，已经上了九渊的船啦。”

兄弟同船而渡，看来陆家兄弟是朝吾渡来啊。朱熹感叹道。

今日舟车劳顿，暂且不论，回书舍休息。吕祖谦打圆场道。

翌日双雄正式开辩，吸引了江左英才聚集，数十名官员、学子与会，参与听双雄辩会的士子达二三百人，堪称历史之会。

陆九渊上来便说，昨日初会朱熹，心仅久矣，终得一见，吾兄吟诗以贺初识。昨晚我也和了一首同韵。他饮颈而吟：“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乃先须辨古今。”

朱熹想，陆九渊上首联又落在一个心字，自认为心学是易简工夫，而结句则暗讽理学支离事业，剑指自己啊。

朱熹兄怎么看？

朱熹说，陆九渊重心学，崇易简工夫太久，还说典章有支离之病，偏颇也。

吕祖谦俯首一笑，陆九渊和诗，句句说理，字字用典，诗学之风是在追朱熹啊，我算是上了朱子之船？

哈哈！吕祖谦很智慧地圆了昨日的难堪，朱熹倒也释然。

第一场双雄论开始。辩题为《周易》“九卦之序”，是朱熹和吕祖谦出的，辩方是朱熹、吕祖谦，客方陆九渊。意在煞煞陆九渊的傲气。

岂料，陆九渊侃侃而谈，从容不迫，口若悬河。果然一代英才，吕祖谦识人。朱熹下颌轻点，暗自称奇。“九卦之序”未难住陆九渊，他回答得如此巧妙，简直就是心学的宣言书。

第二场辩的是书院山长的教法。这本是朱熹的长项，中国的四大书院，朱熹在三大书院任教席。朱熹继承二程，主张心、理有别，理是本体；心只是认知理的主体，惟有博览力学，方可穷究实理。陆九渊兄弟，则开心学先河，认定理先天就在每个人心中，良知良心乃人生所固有，故吾心即理，吾心即是宇宙，关键在发乎本心，求心悟，才能见心明理。朱熹哈哈一笑，斥心学有禅学倾向；陆九渊不屑理学，以为太过于支离繁琐，心学远比理学简易可行。

理、心，在一步之间，中间却横亘一座武夷山最高峰黄岗山，一岭分南北。

第四场，论道中庸。君在其高，须不施暴政，休养生息，更不掠黎民。君在远，位卑未敢忘忧国。然纵使这类话题，亦未能达成共识，最终君子和而不同。鹅湖相别后，朱子谈起陆家兄弟的人品，仍赞叹不已，也展示了南宋一代大儒的襟怀，遂为佳话。

5

该回去了。北武夷的白鹇低空掠过，穿行于林间，长长尾翼如南宋仙女袂裙，引领他回汴京。北武夷的黄腹角雉在咕咕鸣响，喊魂，招魂，召他登高黄岗山。

武夷山顶风好大，时而雾掩，时而雨来，时而云开，时而日照。蓝天下，他又看见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在信江河口镇码头相别。陆家兄弟回抚州金溪，朱子入鄱阳湖，去庐山下的白鹿洞书院。一叶扁舟向洞庭。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何止是写给岳麓书院的，更是写给鹅湖书院的。

天掠天鹅之翼，鹅，鹅，鹅，曲项向天歌，鹅湖书院，那场八百多年前的双雄会啊。



1

初夏的阳光聚焦在河口古镇的石板路上，落成一个哈哈镜，将老街年代感折射出来，有点变形。千年的繁华已经衰落，码头不见拴缆的船只，街道不见行人，唯有几家百年老字号招牌，见证了曾经的繁荣。河口老街道长长，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可观当年的格局与气派。阳光炫目，他看到一排身影，被太阳拉得长长，投影在石板路上，是众生的影子，自己的影子，抑或是朱熹、吕祖谦袖袖长袍，投射在北武夷的古道上。人在走，影子在动，是朱熹的千年之魂在召唤他，该去鹅湖书院拜谒了。

2

那是一个初夏上午，夏花正繁华，青山葳蕤，一片嫩绿田野从车厢两边擦肩而过。白鹭的影子映在水中央，他想，兴许就是一群白衣隐士还魂吧。弃舟上岸，穿过山谷里的田畴，白色的马樱花正盛，一群南宋的官员与学子身着白衣，宽袖博带，从历史深处走了出来，朝鹅湖寺方向徐行而行，第一位是“浙东学派”先驱吕祖谦，第二位非大儒朱熹莫属，第三、第四位，应该是陆九龄、陆九渊兄弟。

事情是从吕祖谦的春天武夷山行开始的。已经3年未见朱熹，他有点想老友了。那天，他带着小厮，出婺州城，转往新安江，过上饶境，往武夷山崇安的精舍会朱子。吕朱两家是世交，吕祖谦开“浙东学派”之先声，创立了“婺学”（又称金华学派），吕祖谦与朱熹、张栻并驾齐驱，堪称“东南三贤”。前不久，接到朱熹从崇安捎来的信，请他去编《近思录》，于是他来到朱熹的精舍，见到了朱熹。两个人一边编书，一边讨论理学。因吕祖谦重视读史，而对四书五经发力不够，故有一次他的门生向朱熹请教，朱熹多少有些不满，说吕祖谦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尽管这样，却不妨碍两人成为世交，朱熹大儿子就投在吕祖谦门下。南宋一朝，对于理学分成两脉，一脉乃朱熹论，持的理学观念是，“人之初，性本善”得由读书而来，唯有读书，才能让人变好。而另一脉则是陆九渊，抚州金溪人氏，持心学之说，认为人之所以向仁、向上，是天赐善良，唯有心学之悟，方能成仁。两派一如武夷山南北一样，心学之道居武夷江西境内，渐成大势，追逐者甚多。不少县学庠生，皆以心学的标准，孜孜以求人生道义，几乎与理学形成两分天下之势。那天在采朱敦颐、张载和二程的语录时，朱熹说到了“脱略文字，直趋本根”的陆学主张。吕祖谦说，您与陆九渊不妨来一场世纪之辩呀，究竟是心善成仁，还是后学得道。朱熹拍手，说此意正是吾之所想，辩一辩也好，对诸生皆是幸事。吕祖谦说，那得麻烦您随吾走一趟呀。

去哪？朱熹问道。

越过黄山岗，去武夷之北的鹅湖寺吧，于你，于陆九渊都是中间地带。

于是，吕祖谦修书一封，寄往抚州府金溪县陆府。

3

他脚踏下车门，落在鹅湖书院停车场。阳光正烈，绿树郁郁葱葱，万物生长，夏风吹得花摇叶颤。仿佛朱熹、吕祖谦和陆九渊率众学生而来，他感受到了历史的体温与呼吸，统统从植物细

胞孔散发出来。他朝鹅湖书院走过去，一道向武夷山而开的礼门，坐东向西，白墙黛瓦，拱门为长条石砌的门槛，下方上圆，门上有一木亭，由两层横梁相撑，横卧门头，飞檐斗角，东西南北四角，如凤鸟仰首朝天一鸣，更像四条鲤鱼，穿越江河，欲借惊涛之势，一跳龙门。斗拱下方的白墙上，镶嵌一块石匾，上书四个字：鹅湖书院。四围框嵌所嵌，为清道光年间铅山县令李淳的真书，写的是欧体，一点一横，横撇竖捺，皆力透石壁，紧凑，收敛，却氤氲一派殿堂气象。他跨进门槛，仿佛跨越一扇历史的门，南宋书院生活向他涌来。草地跳跃一群喜鹊，啼声长一声，短一声，似乎是穿黑袍的庠生在读经呢。进门，惊喜喜鹊一群。他蓦然回首，礼门与鹅湖书院石匾同高的地方，墙上嵌着一块阴匾，也是四字真书：圣域贤关。气贯古今，让人一脚踏进了大宋年代。

朝前走便是鹅湖书院的正门，历史的风景与荣耀仿佛凝结在此。透过正门望过去，石牌坊与泮池惊现眼前。坐北朝南大门挂着李淳所写的横匾，上书4个字：敦化育才。换成了颜体，颇有点四梁八柱泱泱气派。李淳将馆阁体提升到真书之境，临了颜字，又得欧书之韵。跨进大门，建于大明正德六年的青石牌坊，经历500余年的风雨，石构件由青变黄。然而，那种汉阙格局构造，明牌坊样式，仍不失为一座石雕艺术的精品。石牌坊由4根石方柱隔成3道天门，中间走帝王，两边出入臣工。4根柱子下方，皆紧贴两片云纹半开的石柱支护。牌坊高于书院建筑，四柱鼎立，顶天立地间，预示着江山永固。

这座牌坊四道横梁雕刻了4种境界，一横石梁一道仙境，次第升高。第一道为入人间仙葩图，东侧刻有一树古梅，寓意颇具匠心，梅傲寒雪意指熬得寒窗苦，才会有春闹景明春和。西侧与之对称的是荷叶含苞，小荷才露尖尖角。中间嵌有镇邪之天罡地煞，传统的云纹浮雕。第二横梁为白匾，正面额联仍为李淳所书：斯文宗主。上方图饰为一对鸿雁鸣春，背面仍是李淳之书：继往开来。斗大的馆阁体，若腹无芳华，气沉丹田，纵使半生饱学，亦难傲视群雄。李淳生于齐鲁，挟东岳之天岚，足以令狼毫裂花岗岩、镇雄武夷了。上方图案换双凤衔彩带，两头斗角，雕有第一个层级鲤鱼跳龙门，鱼头朝下，鱼尾冲天一摆，如鲲鹏展翼。第三横梁额联在“斯文宗主”的大字上，刻了一幅图，莘莘学子，十年寒窗，南天之门豁然洞开，天宇殿堂惟我独尊，前边就横着一道龙门，鲤鱼欲跃，向天出水，一跃而登凌波阁，穿云带雨，掀起涛涛

4

在他的想象中，那个初夏的傍晚，朱熹与吕祖谦就站在泮池的拱桥上，迎接陆家兄弟到来。事实上，泮池与拱桥为明正德六年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命铅山知县秦礼复新建，此刻的鹅湖书院与彼时双雄相会的鹅湖寺并非一个地点。一个在山之上，登高望远，一个在山之下，潜伏斯谷。然而，他伫立于鹅湖寺山门前，仿佛看见朱、吕两位先贤奔舟上岸，与陆家兄弟走过来了。

吕祖谦是陆九渊春闱时的考官，有师生之谊。而朱熹则对比自己年少的后起之秀另眼相看，毕竟是好友吕祖谦的学生，虽有点狂狷，但那个少年才子吕祖谦先请陆九渊五哥陆九龄介绍给朱熹，朱子定睛一看，此人仪表堂堂，年龄仅比自己小两岁，是心学创始人之一。朱子少年得志，18岁乡试为贡生，19岁考进士，22岁授泉州同安县主簿，比陆九渊仅大9岁，成名很早，仍不失谦谦君子之风。当吕祖谦将陆家小弟九渊介绍给他时，朱熹有点惊为天，谦辞道，久仰，久仰！寒暄几句，吕祖谦问陆家五哥，最近又做何大功。陆九龄说，大功不敢，来鹅湖前，恰好拂晓时分，吟诗一首，还在来的船上与九渊切磋呢。吟来听听！吕祖谦请求道。陆九龄捋髯：“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朱熹一听，不禁哑然失笑。宋诗皆说理，陆九龄也概莫能外。自己吟诗虽然有时也理大于意象，诗意匮乏，毕竟还有“胜日寻芳泗水滨”一首，一句“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诗眼，足可以千载不朽。而陆家五弟上来便是“古圣相传只此心”。擎起心学的大旗啊。陆九龄吟毕，朱熹对吕祖谦笑道：“好一个‘留情传注翻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我看陆

丢行李引起的遐思

夏 媠 (美国)

后面将是怎样的折腾。我向工作人员提出，是否可以拿错的箱子带走，等当事人发现时，我们交换会方便一点？工作人员答：“现在不确定到底有几人拿错行李，行李必须留机场。”我忍不住嘱咐道：“那麻烦请拿错的人来取行李时把我的行李带过来。”工作人员笑了：“你放心，我们会要求他们把你的行李先送还给你。”

是吗？是啊！我即便有一千个疑问，也只能空手离开。幸好我那天不是转机回家乡，而是要去上海附近的小城太仓出席一场颁奖典礼。

在去太仓的路上，当地来接我的侨办

领导帮着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分析了个遍。我的心也随之越来越灰，拿错箱子的人要是上海转机的，那我的行李拿回来的时间会不会是我回美国的两周之后？到了太仓接近午夜，几近有些绝望的我听到电话响了，是拿错行李的人打来的，小姑娘的态度非常友好，一再致歉，问清楚地址后答应把箱子送过来。第二天上午她真的开车把箱子送到了酒店。漫天的乌云顷刻间散了，虽然有惊险有点波折，但是结局还算皆大欢喜。

朋友都感叹小姑娘是好人，把行李及时送了回来，我才会这么幸运。此

外，还得感谢浦东机场，他们后来又打来电话确认我是否收到行李，这件事情若是没有他们的及时发现和帮助，等我把箱子拖到太仓才发现错误，或者他们并不要求拿错箱子的送回给本人，事情处理起来可能会麻烦得多。

祖国近些年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各项事业不断进步。从我这次拿错行李事件来说，机场的工作细节无可挑剔，服务上和很多国家相比毫不逊色。国外有人惊诧于中国的腾飞但在某些细节上又挑剔，也许他们可以把目光停留得久一点，看到这里的细节也在打磨……

几年前我回国，在上海浦东机场，惊喜于洗手间智能马桶的启用和机场内新运行的轻轨。那天等出关手续办好，再到琳琅满目的免税店转一圈出来，我乘坐的航班行李已经被取走了一大半。远远地看到自己的箱子在转盘里等着，我不禁窃喜，这一路辗转颠簸的20多小时飞行终于快结束了。

可等我把行李从转盘带下来，箱子上不见了密码锁。我把箱子翻过来倒过去地看，希望可以找到锁的踪影。大约因为我的反常举动，旁边的工作人员问：“这是你的箱子吗？”我掏出登机牌递了过去。还没等工作人员接过去细看，我已经看清楚箱子的标签纸上写着不同的号码、不同的名字，这只外观一模一样的箱子并不是我的。

我顿时惊得半响无言。工作人员反倒是见惯不怪的，确认了我的行李不在剩余的箱子里，她断定是别人拿错了而且已经离开。她领着我到服务台做登记，然后从电脑找出那箱子主人的电话，美国号码，打过去居然是空号。

填表格时，我的脑海一片混乱，想着